

內政部註冊換有第五〇五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明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一冊

(25)

蔡東藩著

明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序

歷史的記載，有的是因闕漏過多，使後來的研究者感覺考證材料底不足；有的是因過於繁複，沒有一番抉擇的工夫，便不能成爲有系統的敘述，使後來的研究者感覺絕大的困難。這兩點，是向來史籍所難免的。所以史學家有三箇必要的條件：一是「史識」，有這種識見，才能抉擇，才能使有系統；二是一史法，「知道此法，才會搜集材料，才能使之完備」；三是一史才，「假使沒有作史的才能，雖具史識，雖知史法，也是無濟於事。從來正史，要求具有此三種特色的，除了司馬遷的史記外，便覺有才難之歎了。以班固的手筆，尚不在全才之列，何況其他呢？」

在歷代史中，元朝是向有闕漏底批評的，明朝却犯了繁複的毛病。脫脫所修的明史，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鑑綱目二十卷，這都是官書。私家的史乘，如明史紀事本末，就有八十卷之多，此外零星的敘述，不下數千百條。多的有幾千百萬言，少的也有百萬言左右。一人要窮數年之力，纔能把他翻閱一過，還說不到仔細的推詳。正史本不盡可信，有時要借稗史來加以補充，但稗史又何嘗可以盡信呢？況明代的稗史是最豐富的，拿來和正史比勘，固然相同處甚多，不過同中又往往有異，異處又往往異中有同。至於於彼詳此略，更不須說及了。假如作者沒有史識，是不能把牠貫串起來的；假使作者不知道史法，也不能加以剪裁的。當我們讀一部史籍的時候，應當隨處注意作者的識見和全書的結構，絕對不可以抹殺他的苦心。如此，讀者始可以讀史，如此，來讀這部一百回的明史，演義，便可以知道牠的價值，和作者的史才了。作者於此書曾加以說明道：「燕詞鄧史，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證者，則概存之；其無可旁證，而太涉荒唐者，則務從略，或下斷語以辨明之。」他自己有這樣的信條，所以對於「信」字，是有把握的。同時作者在治史的過程中，抱定他的中心思想，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中心思想，甚麼是中

國古代社會的中心思想呢？那就是「忠孝節義」與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八德」相符合的。中國積數千年來的訓練，把這四個字，看得很珍重的。因此在歷史上最活躍的人物，是忠臣義士，貞夫烈婦。對於這樣的人物，不惜多費筆墨，把他們的性行，盡量的描繪出來，作者可謂盡「達」的能事了。雖然記載的是個人，實際上已捉住全社會的中心了。或者使讀者能變得些感動，使民族固有的道德，漸漸能恢復起來。則此書的效果，不僅僅是使讀者明瞭「史實」，而且也得着指示。這才是歷史的真價。咧！即以文字而論，作者用深入淺出的筆調，委婉曲折，躍然紙上，可算得俗中之「雅」。爲語體文章的模楷了。於此我們知道史才之所以難得，正爲要顧到能信，能達，能雅，於譯事尤爲不易的。

明朝在中國全部歷史上，是最奇兀的，最繁雜的。第一，推倒蒙古族而漢族復興；第二，草莽英雄的紛起，而定於一尊。第三，靖難師起，皇家內變，以及遼北都，在這開國的時期，便有種種的情實，非他朝所有的。到了末葉，南明的狀況，與宋朝南渡以後，又不盡相似。流寇之亂，開數百年之腐階，民族精神所受的打擊，國家實力所受的損失，至今不能補償。讀者要尋根究底，不可不於此中探其原因。舊日傳奇，敘明初的史事，如萬年鰲，顏多神，仙荒誕之說，敘靖難之役，如琉璃塔，又略而不詳。記南明的如芝龍，記桃花扇，或重兒女之私情，或太嫌誇張，不盡實在。說部方面更爲缺乏了。只有明季南略，北略，和稗史彙編稍爲可看，但零縑片羽，不是有系統的書。要闡明因果的關係，這部明史通俗演義之作，是很有意義的。本應往弊來之訓，我們以爲今日之事，與明初頗多相同之處。外有帝國主義之侵略，內亂多年，迄無寧日。兩度遷都，政體更易，只還沒有達到「永樂之治」呢。又如明末所受張李的影響，我們生於數百年之後，身逢這種不幸，是如何的可歎！對往事之茫茫，向前途而孟晉，不獨是作者的用心，也是我們國民應有之責任，且借明朝這一面鏡子，來照一照我們的時代罷。

自序

有明一代之事實，見諸官史及私乘者，以明史明通鑑及明史紀事本末爲最詳。明史明通鑑，官史也。明史紀事本末，私乘也。嘗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鑑綱目凡二十卷，明史紀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輯錄多則數千百萬言，少亦不下百萬言，非窮數年之目力，不能舉此三書而徧閱之。況乎稗乘雜出，代有或書，就令有志稽古，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不遑搜覽，即搜覽矣，憑一時之顛祭，能一一記憶乎？且官私史乘，互相勸照，有同而異者，有異而同者，有彼詳而此略者，有此諱言而彼實敘者，是非真僞之別，尤賴閱史者之悉心鑒衡，苟徒事覽觀，能一一明辨乎？鄙人涉獵史乘有年矣，自魏憲愚，未敢論史，但於前數年間，戲成清史通俗演義百回，前內大雅不嫌蕪陋，引而進之，且屬編元明演義，爲三朝一貫之舉，爰勉徇衆見，於去年草成元史演義六十回，本年復草成明史演義百回。元史多闕漏，苦乏考證，明史多繁複，苦費抉擇，不得已蒐集成書，無論爲官史爲私乘，悉行鈎考，乃舉一代治亂興亡之實迹，擇其大者要者，演成俚語，依次編纂。其間關於忠臣義士及貞女烈婦之所爲，尤必表而出之，以示來許反之爲元惡大憝，神姦巨蠹，亦皆直揭其隱，毋使遁形。爲善固師，不善亦師，此鄙人歷來編輯之微旨，而於此書尤三致意焉。若夫燕詞鄙說，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證者，則概存之，其無可旁證而太涉荒唐者，則務從略，或下斷語以辨明之，文不尚虛語，惟從俗，蓋猶是元清兩演義之故例也。編既竣，爰述鄙見以爲序。中華民國九年九月古越蔡東帆自識於臨江書舍。

明帝世系圖

●太祖朱元璋_{三十一年}

太子標

●惠帝允炆_{四年}

●成祖棣_{二十二年}

●仁宗高熾_{一十年}

●宣宗瞻基_{十年}

●英宗祁鎮_{二十一年}

●景帝祁鈺_{八年}

●憲宗見深_{二十三年}

●孝宗祐楹_{十八年}

●武宗厚照_{十六年}

興獻王祐杭

●世宗厚熹_{四十五年}

●穆宗載圻_{六年}

●神宗翊鈞_{四十八年}

●光宗常洛_{不踰年}

●熹宗由校_{七年}

●懷宗由檢_{十七年}

目錄

第一回	揭史綱開宗明義	困洞轍避難爲僧	(二册)	一
第二回	投軍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義拯主帥		六
第三回	攻城掠地迭遇奇材	獻幣釋嫌全資賢婦		一一
第四回	登雉堞語驚張天祐	探虎穴約會孫德崖		一七
第五回	郭家女人侍豫城	常將軍力拔采石		二三
第六回	取巢慶朱公開府	陷常州徐帥立功		二八
第七回	朱亮祖戰敗遭擒	張士德繫歸絕粒		三四
第八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沒	略東浙胡大海薦賢		四〇
第九回	劉伯溫定計破敵	陳友諒挈眷逃生		四六
第十回	救安豐護歸小明王	援南昌大戰僞漢主		五一
第十一回	鄱陽湖友諒亡身	應天府吳王卽位		五六
第十二回	取武昌移師東下	失平江闔室自焚		六二
第十三回	檄北方徐元帥進兵	下南閩陳平章死節		六八
第十四回	四海歸心誕登帝位	三軍效命直擣元都		七三
第十五回	襲太原元擴廓中計	略臨洮李思齊出降		七九

第十六回	納降誅叛西微揚威	逐梟擒離南京獻俘	八四
第十七回	降夏主蕩平巴蜀	擊元將轉戰朔方	九〇
第十八回	下徵書高人抗志	洩逆謀姦相伏誅	九六
第十九回	定雲南沐英留滇	征漠北藍玉報功	一〇二
第二十回	鳳徽德杏再喪儲君	烏盡弓藏迭興黨獄	一〇七
第二十一回	削藩封諸王得罪	戕使臣靖難興師	一一三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敗績溥沱河	燕王棣詐入大寧府	一一九
第二十三回	折大旗南軍失律	脫重圍北走還都	一二五
第二十四回	往復貽書囚使激怒	倉皇輓粟遇伏失糧	一三一
第二十五回	越長江燕王入京	出鬼門建文遜國	一三七
第二十六回	拒草詔忠臣遭慘戮	善諷諫長子得承家	一四五
第二十七回	梅駙馬含冤水府	鄭中官出使外洋	一五一
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殺敵擒渠	出北塞銘功勒石	一五六
第二十九回	徙樂安皇子得罪	開蒲臺妖婦揭竿	一六二
第三十回	窮兵黷武數次親征	疲命勞師歸途宴駕	一六八
第三十一回	二豎監軍黎利煽亂	六師討逆高煦成擒	一七四
第三十二回	棄交趾甘隲前功	易中宮傾心內嬖	一八〇
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與民同樂	傲權閹爲主斥姦	一八六

第三十四回	王驥討平麓川蠻
第三十五回	誅黨奸景帝登位
第三十六回	議和餞別上皇還都
第三十七回	拒忠諫詔獄濫刑
第三十八回	于少保沈寃東市
第三十九回	發逆謀曹石覆宗
第四十回	萬貞兒怙權傾正后
第四十一回	白圭討平鄖陽盜
第四十二回	樹威權汪直竊兵柄
第四十三回	悼貴妃促疾亡身
第四十四回	受主知三老承顧命
第四十五回	劉太監謗斥羣賢
第四十六回	入檻車叛藩中計
第四十七回	河北盜橫行畿輔
第四十八回	經略西番鎮臣得罪
第四十九回	幸邊塞走馬看花
第五十回	覓佳麗幸逢歌婦
第五十一回	蒙羣盜寧藩謀叛

莫宗敗陷土木堡	一九二
却強敵于謙奏功	一九八
希旨陳詞東宮易位	二〇四
定密謀奪門復辟	二一〇
徐有貞充戍南方	二一七
上徽號李彭抗議	二二二
紀淑妃誕子匿深宮	二二八
韓雍攻破大藤峯	二三四
善謫諫阿比悟君心	二四〇
審聶女秉公遭譴	二四七
逢君惡八豎還讒言	二五三
張吏部強奪彼美	二六〇
縛榮廠逆閹伏辜	二六六
山東賊畢命狼山	二七二
承恩北闕義兒導淫	二七九
入酒肆游龍戲鳳	二八五
罪直諫杖斃言官	二九一
謝盛宴撫使被戕	二九七

第五十二回	守安慶仗劍戮叛奴	下南昌發兵征首逆	三〇三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縱火擒國賊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三〇九
第五十四回	教場校射技擅穿楊	古沼觀魚險遭滅頂	三一五
第五十五回	返豹房武宗宴駕	祭嘏吻江彬遭囚	三二一
第五十六回	議典禮廷臣聚訟	建齋醮方士誼壇	三二七
第五十七回	伏朝門觸怒世宗	討田州誘誅岑猛	三三三
第五十八回	胡世寧創議棄邊陲	邵元節祈嗣邀殊寵	三四〇
第五十九回	遼法壇逐來仙鶴	熾行宮力救真龍	三四六
第六十回	遴宮嬪妃嬪羅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三五二
第六十一回	復河套將相蒙冤	擾郡門胡虜縱火	三五九
第六十二回	追狡寇庸帥敗還	開馬市藎臣極諫	三六五
第六十三回	罪仇鸞剖棺正法	劾嚴嵩拚死留名	三七一
第六十四回	却外寇奸黨冒功	媚乾娘義兒邀寵	三七七
第六十五回	胡宗憲用謀賺海盜	趙文華弄巧忤權奸	三八四
第六十六回	汪寇日中計遭誅	尚美人更衣侍寢	三九〇
第六十七回	海剛峯剛方絕俗	鄒應龍應夢劾奸	三九六
第六十八回	權門勢倒禍及兒曹	王府銀歸途逢暴客	四〇二
第六十九回	破奸謀嚴世蕃伏法	勦宿寇戚繼光衝鋒	四〇八

第七十回	誤服丹鉛病歸冥錄	脫身羈縻悵斷鼎湖	四一四
第七十一回	王總督招納降蕃	馮中官斥逐首輔	四二〇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闖入深宮	賢法司力翻成案	四二六
第七十三回	奪親情相臣極諫	規主闕母教流芳	四三一
第七十四回	王宮人喜中生子	張宰輔身後籍家	四三八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儲	惑妃言誓神絨約	四四四
第七十六回	據鉞城呼氏倡亂	用說客叛黨駢誅	四五二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議再戰島山	四五六
第七十八回	虎將征蠻破巢誅逆	蠶魚食字決策建儲	四六三
第七十九回	獲妖書沈一財生風	消福王棄向高主議	四六八
第八十回	審張差宮中折疑案	用楊錦塞外覆金軍	四七五
第八十一回	聯翠袖和約乞榮封	服紅丸卽夕傾人命	四八一
第八十二回	選侍移宮詔宣舊惡	庸醫懸案彈及輔臣	四八七
第八十三回	大吃醋兩魏爭風	真奇冤數妃畢命	四九三
第八十四回	王化貞失守廣寧堡	朱雙元巧擊呂公車	四九五
第八十五回	新撫赴援孤城却敵	叛徒歸命首逆伏誅	五〇五
第八十六回	趙中丞蕩平妖寇	楊都諫糾劾權阹	五一〇
第八十七回	魏忠賢喜得點將錄	許顯純濫用非法刑	五一六

(四冊)

第八十八回	興黨獄緹騎被傷	媚奸璫生祠迭建	五二二
第八十九回	排后族魏閹謀逆	承兄祚信邸登基	五二七
第九十回	懲浮惡閹家駢戮	受招撫渠帥立功	五三四
第九十一回	徐光啓薦用客卿	袁崇煥入援畿輔	五四〇
第九十二回	中敵計冤沈碧血	遇歲飢嘯聚綠林	五四六
第九十三回	戰秦晉曹文詔揚威	開登萊孔有德亡命	五五二
第九十四回	陳奇瑜得賄縱寇	秦良玉奉詔勤王	五五八
第九十五回	張獻忠僞降熊文燦	楊嗣昌陷殄盧象昇	五六四
第九十六回	失襄陽庸帥自裁	走河南逆閹復熾	五七〇
第九十七回	決大河漂沒汴梁城	通內線恭進田妃烏	五七六
第九十八回	擾秦楚闖王僭號	掠東西獻賊橫行	五八二
第九十九回	周總兵寧武捐軀	明懷宗煤山殉國	五八九
第一百回	乞外援清軍定亂	覆半壁明史收場	五九七

第一回 揭史綱開宗明義 困涸轍避難爲僧

江山無恙，大地春回，日暖花香，窗明几淨，小子擱筆已一月有餘了。迴憶去年編述元史演義，曾跋到元亡明續的交界，嗣經臆鼓頻催，大家免不得一番俗例：什麼守歲？什麼賀年？因此將元史交代清楚，便把那管城子放了一月的假，現在時序已過去了，身子已少閑了。元史演義的餘味，尚留含臆中，明史演義的起頭，恰好從此下筆。談漢寫來，興味盎然。

元朝的統系，是蒙族爲主，明朝的統系，是漢族爲主。明太祖朱元璋，應運而興，不數年即驅逐元帝，統一華夏；政體雖猶是君主，也算是一位大革命家，大建設家。嗣後傳世十二，凡一十七帝，歷二百七十年，其間如何興？如何盛？如何衰？如何亡？統有一段極大的原因，不是幾句說得了的。先賢有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國必興盛；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國必衰亡。」這句話雖是古今至言，但總屬普通說法，不能便作一代興衰的確證。

（小子嘗謂明代開國與元太祖元祖的情形，大略不同，後來由興而衰，由盛而亡，却蹈着元朝五大覆轍。若官欲問這五大弊嗎？第一弊是骨肉相戕；第二弊是權閣迭起；第三弊是姦賊橫行；第四弊是宮闈特寵；第五弊是流寇殃民。這五大弊循環不息，已是斷喪元氣，傾覆國祚，還有國內的黨爭，國外的強敵，膠膠擾擾，愈亂愈熾，勉強支持了數百年，終弄到一敗塗地，把明祖創造經營的一座錦繡江山，拱手讓與滿族，說將起來，也是可悲可慘的。提綱挈領，眼光直注全書，目今滿主退位，漢族光復，感世變之滄桑，話前朝之興替，國體雖是不同，理亂相關，當亦相去不遠，遠鑑胡元，近鑑滿清，不如鑑着有明，所以元清兩史演義，既依次編成，這明史演義，是萬不能罷手的。況乎歷代正史，卷帙最多，宋史以外，要算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從頭至尾，展閱一遍，差不多要好幾年工夫。現在的士子們，能有幾個目不窺園，十年攻苦，就使購置了一部明史，也不過度藏書室，做一個讀史的模樣，那裏

肯悉心翻閱呢？並非挖苦士子，乃是今日實情。何況爲官爲商爲農爲工，連辦事謀生，尙覺不暇；或且目不識丁，胸無點墨，怎知道去閱明史？怎知道明代史事的得失？小子爲通俗教育起見，越見得欲罷不能，所以今日寫幾行，明日編幾行，窮年累月，又輯成一部明史演義出來。宜詳者詳，宜略者略，所有正史未載，稗乘偶及的軼事，恰見無不搜，聞無不述，是是非非，憑諸公議。元元本本，不憚瑣陳。看官不要惹厭，小子要說到正傳了。說明緣起，可見此書之不能不作。尤可見此書之不能苟作。

却說明太祖崛起的時候，正是元朝擾亂的時間。這時盜賊四起，叛亂相尋，黃巖人方國珍，起兵台溫，潁州人劉福通，與饒城人韓山童，起兵汝潁，羅出人徐壽輝，起兵蘄黃，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濠梁，秦州人張士誠，起兵高郵，還有李二彭大趙均用一班草寇，攻掠徐州，弄得四海紛爭，八方騷擾。各方寇盜，已見元史演義中，故用簡筆敘。元朝遣將調兵，頻年不息，只山童被擒，李二被逐，算是元軍的勝仗，其餘統不能損他分毫，反且日加猖獗。那時元順帝昏庸得很，信奉番僧，日耽淫樂，甚麼演撲兒法，即大喜樂之意，甚麼秘密戒，亦名雙修法，均詳元史演義。甚麼天魔舞，造龍舟，製宮漏，專從玩意兒上着想，把軍國大事，撇在腦後，賢相脫脫，出征有功，反將他革職充軍，死得不明不白；佞臣哈麻兄弟，及忒魯帖木兒，導上作奸，反言聽計從，寵榮得甚麼相似？冥冥中激怒上蒼，示他種種變異，如山崩地震，旱乾水溢，諸災以及雨血雨毛雨鱗，隕星隕石，隕火諸怪象，時有所聞，無非令順帝恐懼修省，改過遷善，不意順帝怙惡不悛，鎮日裏與淫僧妖女，媚子諧臣，講演這歡喜禪，試行那秘密法，雲雨巫山，唯日不足，於是天意亡元，英雄逐鹿，人人都挾有帝王思想。劉福通奉韓山童子林兒爲帝，國號宋，據有亳州。徐壽輝也自稱皇帝，國號天完。張士誠也居然僭號誠王，立國稱周。一班草澤英雄，統是得意妄行，毫無紀律，不配那肇基立極奉天承運的主子，所以上天另行擇真，湊巧濠州出了一位異人，姿貌奇傑，度量弘廓，頗有人君氣象，乃暗中設法保佑，竟令他撥亂反正，做了中國的大皇帝，這人非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以匹夫爲天子，不可謂無天意。近時新學家言專屬人事，抹煞天道，似亦未足全信，故此

幾備詳人事，兼及天心。

朱元璋，字國瑞，父名世珍，從泗州徙居濠州的鍾離縣，相傳係漢鍾離得道成仙的區處。世珍生有四子，最幼的就是元璋。元璋母陳氏，方娠時，夢神授藥一丸，置諸掌中，光芒四射，他依着神命，吞入口中，甘香異帝，及醒，齒頰中尚有餘芳。至懷妊足月，將要分娩，忽見紅光閃閃，而燭霄漢，遠近鄰里，道是火警，都呼噪奔救，到了他的門外，反看不見甚麼光燄，復遠立回望，仍舊熊熊不滅。大衆莫名其妙，只是驚異不置。後來探聽着世珍家內生了一個小孩子，越發傳爲奇談，統說這個嬰兒，不是尋常人物，將來定然出色的。就史論也，不得目爲迷信。這年乃是元文宗戊辰年，誕生的時日，乃是九月丁丑日未時，後人推測命理，說他是辰戌丑未，四庫俱全，所以貴爲天子，這也不在話下。惟當汲水洗兒的時候，河中忽有紅羅浮至，世珍就取作兒衣，迄今名是地爲紅羅港，是真，無從詳究。總之豪傑挺生的地方，定有一番發祥的傳說。小子是清季人，不是元季人，自然依史申述，看官不必動疑。

且說朱世珍生了此兒，取名元璋，相貌魁梧，奇骨貫頂，頗得父母鍾愛。偏偏這個寧馨兒，降生世間，不是朝啼，就是夜哭，想是不安民間。呱呱而泣，聲音洪亮異常，不特做爹娘的日夕驚心，就是毗連的鄰居，也被他噪得不安。世珍無法可施，不得已禱諸神明，可巧鄰近有座皇覺寺，就乘便入禱，暗祝神明默佑，說也奇怪，自禱過神明後，乳兒便安穩穩，不似從前的怪啼了。世珍以神佛有靈，很是感念，等到元璋周歲，復偕陳氏抱子入寺，設祭酬神，并令元璋爲禪門弟子，另取一個禪名，叫作元龍。俗呼明太祖爲朱元龍，證諸正史，並無是說，嘗爲之闢疑，聞此方得證據。光陰易過，歲月如流，元璋的身軀漸漸的長成起來，益覺得雄偉絕倫。只因世珍家內，食指漸繁，免不得費用日增，可奈時難年荒，入不敷出，單靠着世珍一人營業餬口，那裏養得活這幾口兒。今日喫兩餐，明日喫一餐，忍饑耐餓，挨延過日，沒奈何，命伯仲叔三兒，向人傭工，只留着元璋在家，元璋無所事事，常至皇覺寺玩耍，寺內的長老，愛他聰明伶俐，把文字約略指授，他竟過目便知，入耳即熟，到了十齡左右，居然將古今文字，通曉了一大半。若非當日習練，後來如何解

論兵機，曉明政體？

世珍以元璋年已成童，要他自謀生計，因令往里人家牧牛。看官！你想這出類拔萃的小英雄，怎肯低首下心，做人家的牧奴？起初不願從命，經世珍再三訓導，沒奈何至里人劉大秀家，牧牛度日。所牧的牛，經元璋喂飼，日漸肥壯，頗得主人歡心。牧牛之道，亦可作如是觀。無如元璋素性好動，每日與村童角逐，定要自作渠帥，諸童不服，往往被他捶擊，因此劉大秀怕他惹禍，仍勒令回家。

轉眼間已是元順帝至正四年了，潦灑一帶，大鬧饑荒，兼行時疫。世珍夫婦相繼逝世，長兄朱鎮，又罹疫身亡，家內一貧如洗，無從備辦棺木，只好草草裹束，由元璋與仲兄朱鏐，昇屍至野甫中途，驀然間黑雲如墨，狂飈陡起，電光熊雷，聲隆隆，接連是大雨傾盆，彷彿銀河倒瀉，澎湃直下。元璋兄弟滿體淋濕，不得已將屍身委地，權避村舍。誰料雨勢不絕，竟狂潑了好多時，方漸漸停止。元璋等忙去察視，但見屍身已沒入土中，兩旁浮土流積，竟成了一個高壠，心中好生奇異，詢諸里人，那天然埋屍的地方，却是同里劉繼祖的祖產。當下向繼祖商議，繼祖也不覺驚訝，暗思：老天既如此作怪，莫非有些來歷，不如順天行事，樂得做個大大的人情，遂將這葬地慨然贈送。史中稱鴻鴈陽陵，就是此處。不忘學故元璋兄弟自然感謝，誰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仲叔兩兄又染着疫病，一同去世，只剩了嫂姪兩三人，零丁孤苦，涕淚滿襟。這時元璋年已十七，看到這樣狀況，頓覺形神沮喪，日夕彷徨，輾轉躊躇，無路可奔，還不若投入皇覺寺中，薙度爲僧，到也免得許多苦累。計畫已定，也不及與嫂姪說明，竟潛趨皇覺寺，拜長老爲師，做了僧徒。未幾長老圓寂，寺內衆僧瞧他不起，有時飯後敲鐘，有時閉門推月，可憐這少年落魄的朱元璋，晝不得食，夜不得眠，險些兒做了溝中瘠，道旁殍，轉入輪迴。受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那時元璋熬受不住，想從此再混過去，死的多，活的少，不得不死裏求生，便忍着氣，搗了撲被，托了鉢盂，雲游四方，隨處募食。途中越水登山，餐風飽露，說不盡行腳的困苦。到了台肥地界，頓覺寒熱交侵，四肢沉痛，身子動彈不得，只得覓了一座涼亭，權行寄宿。昏瞢時，覺有紫衣人兩名，陪着左右，口少渴，忽在身旁得着生梨，腹少飢，忽在

枕畔得着蒸餅，此時無心查問，得着便喫，喫着便睡，模模糊糊的過了數日，病竟脫體，霎時間神清氣爽，昂起頭來，四覓紫衣人，並沒有甚麼形影，只剩得一椽茅舍，三徑松風。見明史太祖本紀，並非捏造。他也不暇思索，便起了身，收拾破囊，再去遊食。經過光固汝穎諸州，雖遇着幾多施主，究竟仰食他人，朝不及夕，挨過了三年有餘，仍舊是一個光頭和尚，襤褸被外無行李，鉢盂外無長物，乃由便道返視皇覺寺，但見塵絲蛛網，布滿殿廡，香火沉沉，禪床寂寂，不禁爲之驚嘆。他揀了一塊隙地，把襤褸鉢盂放下，便出門去訪問鄰居。據言：「寇盜四起，民生凋敝，沒有甚麼餘力，供養緇流，一班游手坐食的僧侶，不能熬清受淡，所以統同散去。」這數語，惹得元璋許多嘆嘆。嗣經鄰居檀越，因該寺無人，留他暫作住持，元璋也得過且過，又寄居了三四年。

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黨羽孫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將撤里不花奉命進討，憚不敢攻，反日俘良民，報功邀賞。於是人民四散，村落爲墟，皇覺寺地雖僻靜，免不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元璋見鄰近民家，除赤貧及老弱外，多半遷避，自己亦覺得慌張，捏着了一把冷汗，欲要留着，恐亂勢紛紛，無處募食，不被殺死，也要餓死，欲要他去，可奈荆天棘地，無處可依，況自己是一個禿頭，越覺得棲身無所，左思右想，進退兩難，乃步入伽藍殿中，焚香卜筮，先問遠行，小吉；復問留住，又不吉；不由的大驚道：「去既不利，留又不佳，這便怎麼處？」忽憶起當年道病，似有紫衣人護心，未免爲之心，復虔誠叩祝道：「去留皆不吉，莫非令舉大事不成！」隨手擲筮，竟得了一個大吉的徵兆，當下躍起道：「神明已示我去路，我還要守這僧鉢，做什麼？」遂把鉢盂棄擲一旁，只携了一條敝舊不堪的薄被，大踏步走出寺門，徑向濠州投奔去了。小子恰有一詩咏道：

出身微賤亦何傷，未用胡行舍且藏。贏得神明來默示，頓教真主出濠梁。

欲知元璋投依何人，且看下回續敘。

前半回叙述緣起，爲全書之楔子，已將一部明史，籠罩在內；入後舉元季衰亂情狀，數行了之，看似太簡，實則元事備見元